

田
原
著

饭牛闲话



闲度年之末月

湖南文艺出版社

田
原
著

飯
牛
閑
話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饭牛闲话

田原著

责任编辑：周实 欧阳强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印刷一厂印刷

199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125 插页：4

字数：151,000 印数：1—4500

ISBN7-5404-1099-x

J·140 定价：5.05元

序

常为报纸刊物写文章、写评论的人，是很多的。常为报刊作画的人也不少——最普遍是漫画。其中，常写又能自己配插画的人，则屈指可数。以我所知，伸一只手就数到田原。写了文章，自己配画，图文并茂，有相得益彰之妙。这类作品多属杂文与漫画相结合，是具幽默性的评议。

田原是漫画家和书法家，放牛出身而广学多识，文野备于一身，又仁厚广交游，所以家中客常满，杯中茶不空——他滴酒不入口，备酒但自己不喝。他又是老新闻工作者，敏于采集，惯于议事剖析。所以用漫画笔法写出画出，读来别具风韵。我读他几十篇文章和插画，拿起来就放不下。他议人议事议戏议画，尤长于议文议字，连报章上见惯了，意思分明，谁也不去想的词儿，他也要拿来议论一番，有得理不让人之势（见《“全热”和“余热”》）。谈起义字书法，更显精博。他议论别人，也讲讲自己，谈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像摆出一面人生的镜子。写出来像和朋友谈心，无所不及，都有学问。看来轻松，亲切，但非俗谓“侃大山”之言不及义。所以我读不释“卷”，相信常看报纸副刊的人会感兴趣，青年们看了会增长知识，有益身心。

论人议事写成文章不算难事，要写得使人感觉津津有味，“一口气”从头看到尾，就须用点手段；便是在标题上也有讲究。例

如《勿饮过量之“酒”》所谈之意不在酒；《宁左勿右》看似议政，其实非也。这手段就涉及幽默。不惯于幽默的人写不出，或写不像，配画也吃力难讨好。写文章属于文学，文章而幽默，其中便有艺术。因为幽默是一种经过艺术加工的语言，无论是说出，写出，画出或是演出，都和说话一样，是表意的，只是表意方法不同于一般直叙，像“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配出画来，很难不似图解。而且不仅表意，还带明显以至强烈的抒情，所以看来平易而动人，再配上漫画，效果更显突出。最后一篇《莫随残叶堕寒塘》不属杂文一类，也写得手笔不凡。好在书名只称“闲话”，就当“闲话”看（对了！《闲话》只作闲话看。），朋友闲谈不是也会出小说题材吗？田原和我是好友，他写了几篇吹捧我的文章，使我臊得面红耳赤，（不必！）但又无权删削，（其它尚可，此三篇无权！在三年前写时，还没有想到要成书）只好拜求田老兄慈悲，在出集子时尽可能地免去。（用定了，您奈我何！）但我为这本书写序，却无吹捧之心，是老老实实为读者作一介绍，说说我的读后感。其中所赞，并非出于友情，硬来吹捧。情谊自然难免，我也得老老实实交代（书名《饭牛闲话》，我又属牛，当有“吹牛”之谦。）：那就是有几篇我觉写得有所不足的，被我建议删去（有几篇，我还舍不得删。乞谅！）。谁也没有字字珠玑的本领，（诚是！）田原不例外。所选诸篇，有的也只是取其一得之长，读者会理解的。

这本书是我建议田原兄拿来出版的，为此我写这篇介绍文章，向读者推荐。

方成

1992年2月7日于深圳

（括弧内乃田原注）

《闲话》不闲 ——《饭牛闲话》序

老友田原向以“多绝”驰名，于书画之余又应多种报刊之邀，时刊千字左右的杂文，近以集结待出之《饭牛闲话》见示索序，喜阅一过，满目琳琅，或笑，或叹，或惊，或思，信手拈来，世相百态成佳构，耐人寻味，义理千端隐机锋。情不自己者久之，深觉短篇不短，闲话不闲，颂美好，揭俗恶，砭陋习，叹鄙愚，有书生志士报国之赤心，无禄蠹奸奴沽钓之笔墨，又益以令人忍俊不禁之插图，文图益彰，叹为观止。聊书数语，不敢谓导读路标，只诚如游览风景名胜之后情不自禁地大胆刻划的“到此一游”而已！老友固能谅我，读者幸勿追责！

王同书

1991年11月11日书于金陵激扬斋

目 录

序	(1)		
《闲话》不闲			
——《饭牛闲话》序	(3)		
事不宜迟	(1)	帮倒忙	(43)
抄袭与创作	(4)	哀哉传统	(45)
春风得意马蹄疾	(7)	呜呼,“冷脸”!	(47)
夜来爆竹声	(10)	名片奇观	(50)
屡见不鲜	(12)	秦淮风味	(52)
虎口余生	(15)	中秋话月饼	(55)
狗	(18)	标新立异二月花	(58)
吹毛求“屁”	(20)	乘车小景	(60)
我不知道	(22)	闻“机”起舞	(61)
“到此一游”何时了	(24)	街头所见	(62)
祈求新圣地	(26)	“夫子庙大学”	(63)
勿饮过量之“酒”	(28)	闲话星期天	(66)
“洋名”粗见	(30)	相看不厌	(68)
屁颂	(32)	周末咏叹调	(70)
饮酒种种	(34)	开心文章	(73)
愧对烟酒茶	(37)	咬牙	(76)
安眠有术	(39)	早到与迟到	(79)
气功与气攻	(41)	“全熟”和“余热”	(81)

“笔者”及“记者”	(84)	林老诗中泄天机	(132)
漫谈笔名	(86)	打油诗解	(136)
神来之笔	(89)	左翁不老	(139)
画外音	(91)	杂谈幽默	(142)
相看两不厌	(93)	传情	(145)
背道而驰	(96)	不似真实胜似真实	(148)
书法之法 应先识字	(98)	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151)
笔下留情	(101)	沙枣颂	(156)
宁左勿右	(104)	淘书记(淘旧书)	(159)
“天才”与“灵感”	(107)	板桥行书不狂怪	(162)
名角不败	(110)	我的古文老师蒲松龄	(164)
敬爱的小鱼	(112)	《板桥书体变化百例》	
话说方成	(114)	序	(168)
再说方成	(117)	外文版《中国民间玩具画集》	
三说方成	(120)	序	(172)
乐平长乐	(123)	访日漫记	(175)
华老不老 创作愈丰	(126)	莫随残叶堕寒塘	(180)
豁达、幽默者寿	(129)	《闲话》的闲话	(189)

事不宜迟

《齐鲁晚报》载，名著问世不易，如：

曹雪芹写《红楼梦》10年，

孔尚任写《桃花扇》15年，

陆乐奎写《辞源》15年，

司马迁写《史记》18年，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19年，

达尔文写《物种起源》28年，

李时珍写《本草纲目》30年，

徐霞客写《徐霞客游记》34年，

哥白尼写《论天体的运行》36年，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37年，

马克思写《资本论》40年，

歌德写《浮士德》6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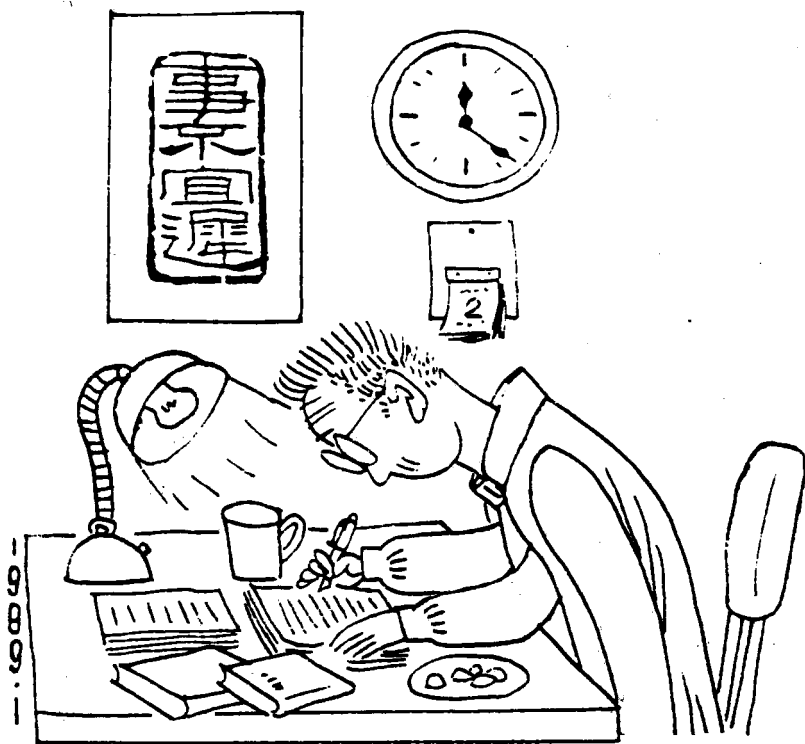
有了名著，当然作者也成了名人。

但成名确实不易，有的是数十年功夫，有的尽毕生精力。

我在安徽大学讲课时，曾算过一本帐：

一个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大约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时，在思想、文艺、生活、技巧等方面的修养上，才可能较为成熟。一般精力旺盛期。大约三十岁至七十岁左右，约四十年。

其实四十年中，真正活动时间，每天估计只能有十二小时，如



夜不休

果是这样，那只有二十年了。是否每天十二小时，都在搞创作呢？要起床穿衣穿鞋，洗脸刷牙，要一日三餐，要看书读报，看电影电视，还有家务，还有送往迎来等应酬，还有……。我看每天有六小时伏案写作就不简单了（还得星期天、节假日不休息）。那只剩下十年。十年时间要成一个“家”，可不容易。如果遇上十年动乱，岂不成了个“0”蛋？！

前人云：“古人惜寸阴，念来使人惧！”想想真是可怕。我有一方闲章，文曰：“事不宜迟”。是有次食物中毒，病起刻了这方印章以自勉。因为我已年逾花甲，无甚长进，更无名著，一无《本草纲目》，二无《徐霞客游记》，更无《浮士德》，思来怎不汗颜，念来怎不畏惧！

因此，我已不能去拉胡琴，下象棋，打扑克，更不能去叉麻将，钓鱼，闲逛，扯谈。只能挤出时间去干。时间对人是公正的，更是不讲情面的，寸阴不让的。只是抓紧去干、才能争取“延长生命”的时间，毫无他法！

鲁迅先生集《离骚》联曰：“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

齐白石老人有印曰：“痴思长绳系日。”

《古诗源》中李犬的《九曲歌》中有：“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车。”

这些名句，都是要太阳不落，一天当两天使。

朱自清先生说得好：“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朱先生说得真好，我当使劲再干下去！

真是：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抄袭与创作

有一次，一位画画的对我说：“搞书法的比画画讨巧，画画的把人家的画，临得一模一样，就是抄袭；搞书法的把人家的字，临得一模一样的，却叫书法家。”

我想了一想，觉得现下是这么回事。

君不见有些书法展览，只要临摹得像的，都称之为书法家（纯粹临摹书展例外）。如临得一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体的，赞曰：“好！二王书体，书法家！”临得一手颜真卿书体的，赞曰：“好！颜体，书法家！”

再仔细想想，是啊，为什么把人家的画，学得一模一样叫抄袭，为什么把人家的字学得一模一样，而称为书法家呢？

历代有这样的书法家吗？

比如清朝钱澧（号南园）学颜真卿书法，学得维妙维肖，杨守敬《学书迩言》中也赞他学得“形神皆至”，可以说是学到家了。可是人们看了他的书法，都称为“颜体”，从来没有人称他为“钱体”。学到家，只是学到人家的字体而已。

学颜体的，也有学得进、出得来的。如何绍基（子贞）的书法，人们看了不说是颜体，而是何绍基体。

唐朝，褚遂良、冯承素、欧阳询等，都临过王羲之的《兰亭序》，神貌酷肖。可是他们自己书写的，如褚遂良《孟法师碑》、欧阳询《九成宫》，都具有自己的风貌；绝不是临摹抄袭。



學劉老

因此，只有临了前人，脱颖而出，自成一家者，历史上才公认为“书法家”。

郑板桥临兰亭叙跋，字数不多，全文抄在下面：

“黄山谷云：世人只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可知骨不可凡，面不足学也。况兰亭之面，失之已久乎！板桥道人以中郎之体，运太傅之笔，为右军之书，而实出以己意，并无所谓蔡钟王者，岂复有兰亭面目乎！古人书法入神超妙，而石刻木刻千翻万变，遗意荡然，若复依样葫芦，才子俱归恶道。故作此破格书以警来学，即以请教当代名公，亦无不可。”

其中“面不足学”，“而实出以己意”，“若复依样葫芦、才子俱归恶道”等句，真是苦口婆心，发自肺腑。因此他书写的《兰亭序》，真是“出以己意”，一点兰亭味儿也没有了。

最后一句：“故作此破格书以警来学，即以请教当代名公，亦无不可”。真是金石落地，铮铮有声！

古人也云：“食而不化，谓之奴书。”

历代书法家都有自己的面貌，只因为有了自己的面貌，才成为书法家。也即是创作。

我们搞文艺创作的人见面，总是问：“你最近有什么创作？”不会问：“你最近有什么抄袭？”

当然在学习阶段，临摹却是必经之径也。

春风得意马蹄疾

蛇年逝去，马年降临。

节前曾提议：在马年迎春之际，出一版有关马的漫画专页，可是编辑部的同志却想得更周到，不出专页。而搞连载，这就棋高一着。如春节放爆竹。放雷公响，“嘭”的一下，也就完了，接下来却是静静的寂寞。放小鞭炮，却不是一下就完，悦耳的噼啪声要响老半天，因此欢乐声也响老半天。

但这串鞭炮，却要我来点燃。但第一下总是期待响得清脆悦耳，不希望是个瞎炮。因此弄得我大为耽心。可又却之不恭，只得从命，也是所谓“马首是瞻”也！

中国文字的“马”，写法也是洋洋大观；真、草、隶、篆大概可达二百多种。也可算是“世界之最”了。

马没有龙那么神圣，但和龙却有因缘。比如喻骏马、就说是“龙马”。喻人健壮，就说是“龙马精神”；比喻雄才壮志，就说是：“龙骧虎视”、“龙骧虎步”；唐僧的坐骑，就是小白龙变的。

“马到成功”，是人们常用的成语，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创业者。

“马不停蹄”，也是勤奋者的座右铭。

大有作为的人，作出贡献的人，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快马加鞭”，前途不可量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识途”，则是赞颂老当益壮者。



万马奔腾

所谓“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是也！

但像我这样不长进的人，只得长叹一声：“马齿徒增”了！

因此，豪言壮语可说，还得有“驽马千里、功在不舍”的精神；“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身体力行，有始有终，方可见效。

但马字中也不乏贬义词。称办事不牢者为：“马马虎虎”，“马大哈”；谓阿谀奉承者为：“马屁精”；会吹会拍者谓之：“吹牛拍马”，而有人专吃“马屁”，因此有：“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之句；称有些拉皮条者为：“马泊六”，那更是不堪了！

篇幅有限，就此打住。

鞭炮我点了，诸君可能会喻我：“一马当先”。接着悦耳清脆、万马奔腾的鞭炮声，要由诸君来放了！真是：“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恭贺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马到成功！

1989年12月

编者按：马年即将来临，本报从这一期开始，开辟连载《马与幽默》，将由众多的漫画家亮相献艺。我们请田原先生首先燃上第一炮，相信会给我们职工读者带来幽默与欢笑。